

独臂客

(台湾) 白天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

表 限 期

独臂客

〔台湾〕 白天 著



侠 传 小
义 奇 说

群众出版社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独 臂 客

(台湾)白天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195 千字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014-1174-3/I·426 定价:6.40 元

印数:0001—5500 册

“牡丹庄”今晚真够热闹的，如同在办喜事。

老鸨金大娘穿得花枝招展，头上还插朵大红花，忙出忙进地张罗着，像只没头苍蝇在乱飞。

凡是来这种销金窟花钱的大爷，无不是当地的富商巨贾，或土豪劣绅，更不乏在十里洋场混的九流三教人物。

今晚，经常光顾的赵三爷，看中一个名叫彩凤的“清信人”。不惜花两百块现大洋，要为她“开彩”。

按照堂子里的规矩，“开彩”的恩客必需像办喜事一样，除了双方议妥的开彩金之外，尚得办几桌酒席，宴请一批酒肉朋友，大事热闹一番，好使姑娘脸上有光彩。

赵三爷是讲究体面的人，尤其注重排场。所以早两天就交代“牡丹庄”管事的，今晚不但要办四桌像样的酒席，还要张灯结彩，看起来比较有喜气洋洋的气氛。

可是，他是剃头担子一头热，人家彩凤姑娘可打从心眼里不情愿。本来嘛，谁愿把清白的身子，让这么个五十来岁的糟老头去糟塌？

这时赵三爷已在一群歌儿们的簇拥下，浩浩荡荡地来到了“牡丹庄”。

金大娘闻报，忙不迭亲自带着管事的，领了一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出迎。把这些大爷迎进客堂，大献殷勤地忙着招待。

“呵！”金大娘裂开两片厚厚的红唇媚笑：“三爷今晚真光彩，满面春风，真像位新郎官嘛！”

赵三爷乐得心花怒放，不禁笑骂起来：“妈的，便宜尽教你占了，今晚老子还得叫你声丈母娘啦！哈哈……”

金大娘把粉颈一扭，笑道：“那可不敢当，三爷别把我活活折死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哩，”跟来的哥儿们，起哄地齐声大笑起来。

绰号黑无常的杜强，是赵三爷的心腹手下，这老粗说话向来无遮拦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喂！金大娘，别把我们的新嫂子藏着，快请出来大伙儿瞧瞧呀！”

“我这就去，这就去——”金大娘一转身，吩咐那些姑娘，“你们好好的招呼三爷和各位爷们，回头三爷会有赏的。”

说完，冲赵三爷风情万种地嫣然一笑，才扭着她那丰满而显得脂肪过多的身子，朝里面走去。

别看这女人已四十出头，那股子风骚劲儿，却依然不减当年。施出浑身解数来，照样令人销魂蚀骨！

姑娘们对这些大爷，惟恐巴结不及，金大娘刚一走开，她们就一个个大献殷勤，开始向赵三爷的手下卖弄风情起来。

这些好色之徒，更是毫无顾忌，个个放浪形骸，旁若无人。把那些姑娘搂进怀里，恣意调笑，甚至动手动脚。

金大娘来到彩凤的房门口，未跨进房间，便已听见那姑娘的低泣声，使她不禁微微一愣。

其实早两天前，就苦口婆心地劝过彩凤，只要把今晚的场面应付过去，答应彩凤以后不中意的客人，尽可以不接。可是赵三爷是惹不起的人物，他既看中的姑娘，不管是不是“清倌人”，就非给他“玩”不可。

现在事到临头，彩凤又变了卦，那可怎么向赵三爷交代？

金大娘心头一急，忙不迭掀起门上挂的软帘，迈步跨进房间一看，只见彩凤伏在铜柱弹簧床上痛泣，床边上侧坐的是芸娘，正在说好说歹地劝慰着。

芸娘见金大娘脸色铁青，赶紧起身退在一旁。

金大娘一施眼色，示意她退出房，然后走近床前，沉声道：“我说彩凤，你这是怎么啦？早上我还跟你说得好好的，现在事情到了节骨眼上，赵三爷已到了，还带来了不少客人，你却在房里哭，这不是存心要我作蜡！”

彩凤两手一撑，一骨碌坐起身，满面泪痕地嚷道：“大娘，请你别逼我，我宁愿死，也绝不给那老色鬼糟塌！”

金大娘脸色一沉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彩凤，你放聪明些，得罪了赵三爷，别说是你了，就连我也担当不起呵！”

彩凤把心一横道：“我不怕，横竖是一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！”

金大娘在床边坐了下来，左手搭在彩凤的香肩上，右手把她的下巴一抬，强自一笑道：“别说傻话了，好死总不如歹活。你舍得死，大娘我还舍不得哩。”

彩凤乖戾地道：“大娘舍不得的，是我的身价钱！”

金大娘顿时恼羞成怒，脸色霍地一变，忿声道：“贱丫头，我看你是皮肉作痒，敬酒不吃，偏要吃罚酒吧？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龟头阿才匆匆来到房门口，紧张地嚷着：“大娘，快带彩凤姑娘出去吧，赵三爷已经等得不耐烦，在冒火啦！”

金大娘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赶紧出房，轻声关照阿才几句，等阿才唯唯应命，又匆匆忙忙赶到前面客堂去了，她才回身进房。

一看彩凤又伏在床上痛泣起来，金大娘不由地火冒三丈，两手在腰上一叉，怒不可遏地喝道：“贱丫头，你赶快起来，替我打扮打扮，否则老娘今天绝不饶你！”

彩凤伤心欲绝，哭得像泪人儿一般，根本就没把金大娘说

的话听进耳朵里去。

金大娘又急又气，过去一把抓住彩凤的胳膊，用劲一拖：“你替我滚起来……”

突然，杂乱的人声涌到了房门口，软帘一掀，出现在房门口的赫然就是赵三爷！

金大娘暗自一惊，赶快放手，忙不迭上前陪着笑脸：“三爷，您请前面宽坐，彩凤姑娘这就打扮好了……”

赵三爷霍地把脸一沉，怒形于色道：“妈的！这娘们哭哭啼啼的，是不是存心触老子的霉头？”

金大娘忙加掩饰：“哪儿会呀，三爷别误会，姑娘家头一遭嘛，总难免的……”

赵三爷铁青着脸，怒声道：“妈的！老子又不是白玩，看中这小娘子，是她的造化，别他妈的不识抬举！”

彩凤突然跳起身来，把心一横道：“赵三爷，别以为你有财有势，就可以随便糟塌人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已被金大娘挥手重重掴了个耳光，接着是破口大骂：“你这贱人，竟敢顶撞三爷！”

彩凤被掴得踉跄跌开，跌倒在地上，情不自禁地号淘大哭起来。

杜强抢步进房，转头向赵三爷请示：“三爷，这不识抬举的臭娘子，要不要给她点颜色瞧瞧？”

赵三爷怒喝道：“把她拖到前面去！”

杜强一声吆喝，外面又闯进两名大汉，上前不由分说地拖起彩凤，一左一右，架起她就往房外走。

金大娘大惊，急欲劝阻：“三爷，何必生这么大的气……”

不料杜强喝声：“去你妈的！”

猛力一推，竟把金大娘推得跌了开去。

大伙儿不顾彩凤的哭喊，把她强行架到了客堂里来。

这时早已惊动了整个“牡丹庄”，其他的那些寻芳客，根本不敢过问，吓得躲在姑娘房间里，有些胆小怕事的，赶紧结帐离去，以免遭到无枉之灾。

赵三爷火辣辣地坐下，怒容满面地道：“替我把她全身扒光，让大家看看，这臭婊子的身上究竟什么地方出奇！”

在场的姑娘们，一个个都吓得噤若寒蝉。

几名大汉走上前，正待动手剥彩凤的衣衫之际，突见从一个姑娘的房里，走出个赤膊的小伙子，把上身的短褂披在两肩上，显然是闻声匆匆出房，来不及穿上的。

这小伙子的年纪只有二十四五，身材并不健壮，但看上去非常结实。

“嘿！好热闹的场面！”他的声音很低沉。

几名正待动手的大汉，不由地一愣。

另两名大汉立即上前，把他拦住，一付狗仗人势的气势，向他怒喝：“滚开，呆在一边去！”

小伙子把眼皮一翻：“怎么，我也是花钱来找乐子的，看看热闹都不成？”

“去你妈的！”一名大汉骂了一声，挥拳就向他打去。

小伙子面带着微笑，出手如电地接住来拳，只见他抓住对方的手腕，猛地往回一带。稍一闪身，那大汉便身不由己，踉踉跄跄冲跌出去，跌了个狗吃屎。

另一大汉刚骂出声：“小子竟敢动手……”

“啪！”地一声，大汉挨了小伙子一耳光，脸上顿现五条殷红指印，并且满嘴鲜血。

“哇——”那大汉杀猪般地怪叫起来，急以双手捧住脸，但鲜血仍从指缝流了出来。

几乎在同时，杜强又冲过来，狂喝一声，挥拳就向小伙子攻去。

其他的二三十名大汉，一见杜强动手，他们哪敢怠慢，立即一涌而上，展开了围殴。

谁知这小伙子可不是省油灯，两肩一抖，让搭在肩上的短褂滑落下去，顿时成了上身赤膊。只见他拳脚齐出，如同生龙活虎，杜强首当其冲，被一拳击倒在地上。

他们虽仗人多势众，竟不是小伙子的对手，被他拳打脚踢，打得落花流水。

退避在一旁的赵三爷，见状不禁惊怒交加，凭他在上海滩的名气，别说是没人敢惹了，即使遇上不卖帐的人物，他们也未吃过亏。

尤其只要把他们的靠山，龙海山龙老大的招牌一抬出来，谁也不敢不退避三舍。

想不到今晚在“牡丹庄”，居然遇上这么一个身份不明的小伙子，而且是个身手不凡的狠角色，实在大出赵三爷的意料之外。

“住手！”赵三爷振声喝令。

大家不敢违命，纷纷住了手。

赵三爷真不愧是在十里洋场混出名的人物，硬着头皮上前，沉声道：“这位朋友，恕兄弟眼拙，请问……”

小伙子不亢不卑，豪迈地笑道：“你不必盘我的海底，在上海滩上，我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。”

赵三爷狞声道：“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

小伙子又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想必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才会有这样的排场。可惜我是个孤陋寡闻的小角色，既没见过世面，也没兴趣打探别人的事！”

赵三爷嘿然冷笑道：“朋友，你说的话，未免口气太大了吧？！”

小伙子置之一笑道：“我从不喜欢耍嘴皮子，不过，要打架嘛，我倒很对胃口，绝对奉陪各位！”

一旁的杜强又按捺不住，怒声道：“三爷，何必跟这小子浪费口舌。他既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，没把我们看在眼里，就教他直着进来，横着出去！”

小伙子把眼皮一翻，道：“横着出去的是有人，但未必是我！”

杜强已忍无可忍，也不管赵三爷是否同意，突然一声狂喝：“上！”

那些大汉不敢贸然动手，不约而同地看着赵三爷，似在等他的示意。

赵三爷老奸巨滑，他惟恐自己的手下，公然在“牡丹庄”闹出人命，毕竟脱不了干系，是以他强自抑制满腔怒火，一施眼色，阻止了他们轻举妄动。

随即冷冷一笑，阴恻恻地道：“今晚的事，到此为止，我们不是来砸‘牡丹庄’的，别替人家添麻烦。不过，这位朋友，我们把话先撂出来，山不转水转，从现在起，我们哪里遇上哪里算！”

小伙子毫不在乎，淡然一笑道：“这种作风，倒很合我的胃口。”

杜强气得脸色发青，在一旁磨拳擦掌，咬牙切齿，可是赵三爷不下令动手，他们就没有一个敢轻举妄动的。

老粗刚才一出手就吃了亏，心知绝不是小伙子的对手，就更不敢再硬充好汉了。

“我们走！”赵三爷瞪了小伙子一眼，扭头就往外走。

杜强冷笑一声，恨声道：“小子，我们走着瞧吧！”

小伙子仍然一笑置之，冷眼看着这批牛鬼蛇神，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客堂。

刚才双方大打出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躲着不敢出面的金大娘，“牡丹庄”的管事龟头阿才，这时忙不迭跟了出去，打躬作揖地向赵三爷陪罪。

赵三爷走到大门口，怒不可遏地道：“好！金大娘，想不到你们找了个玩命的来撑腰。老子的招牌，今晚算是给你们砍了！”

金大娘矢口否认：“三爷，您可千万别误会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更没想到…”

赵三爷正在气头上，哪容她解释，领着那些狼狈不堪的手下，气冲冲地离开了“牡丹庄”。

二

金大娘急步冲回客堂，只见那些姑娘们，正围住了那小伙子，七嘴八舌地奉承着。在她们的心目中，似乎把他看成了英雄人物。

因为，从来没见过有人敢惹赵三爷，尤其是只有独自一个人，凭赤手空拳，居然敢跟那么多如狼似虎的家伙动手，而且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哩！

姑娘们这回可开了眼界，凭小伙子的胆识和勇气，怎不教她们对他的身手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？

金大娘排众而入，挤到小伙子面前，一脸如丧考妣的表情，忧形于色道：“这位爷们，你什么人不好惹，偏偏惹上了赵三爷……”

小伙子正在劝慰如同惊弓之鸟的彩凤，听了金大娘的话，才把头一回，状至不屑地道：“哦？刚才那个老甲鱼，就是专门狐假虎威的赵啸天？”

“唉！”金大娘双眉紧蹙道：“你既然知道他是怎样一号人物，凭他的来头，你何必……”

小伙子哈哈一笑道：“那真可惜，刚才要知道是他们，我就不会轻易放那老甲鱼走啦！”

金大娘不敢再说什么，却把气出在嚤嚤低泣的彩凤头上，过去一把揪住她的秀发，怒斥道：“你这个小贱人，都是你惹出来的祸，看我饶不饶得了你！”

彩凤痛得直叫：“大娘，饶了我吧……”

金大娘无动于衷，揪住她的秀发，拖了就往里走。

小伙子突然上前拦住，笑问：“姓赵的既然走了，我可以要这位姑娘陪我吗？”

金大娘面有难色，讷讷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小伙子坦然道：“我付不起两百块现大洋，但她应得的陪客茶钱，我还付得出。”

言下之意，表示他并无意为彩凤“开彩”，只不过是，清谈而已。

通常“清倌人”陪客，不像姑娘们有规定的价钱，完全看客人的手面大小，赏个十块八块现大洋不嫌多，三块两块也不算少。

可是在金大娘来说，今晚眼看已稳到手的两百块现大洋，再加上四桌酒席的开销，以及姑娘们的缠头金的赏钱，加起来至少可以进帐三百现大洋左右，都教这小伙子一搅乱，整个泡了汤。

现在，即使小伙子赏个十块八块的，金大娘又怎么看得上眼？

何况这小伙子的外表，也不像个富家子弟。手面再大，也绝不会大到哪里去。

然而，凭他刚才敢跟赵三爷的人动手，足见不是没有来头的人物。金大娘一向手段八面玲珑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她哪还敢再得罪这位身手下凡的年青客人。

是以在无可奈何之下，她只得勉为其难地同意，让彩凤把小伙子带回了房。

一进房，彩凤就双膝一屈，跪在小伙子面前，泣声道：“这位先生，今晚谢谢你为我解了围，请受我……”

她正待叩首拜谢，小伙子忙不迭阻止道：“姑娘，快请起来，这个我实在愧不敢当呵！”

彩凤被他拖了起来，满面泪痕地道：“先生，你还是赶快溜走吧，赵三爷是不好惹的，回头他一定会多带人手来的……”

小伙子笑了笑：“这个你不用耽心，我要怕他们，刚才就不敢动手了。”

彩凤沮然道：“我知道你不怕他们，可是他们人多势众，刚才吃了亏，绝不会轻易甘休的呀。”

小伙子仍然一脸毫不在乎的神气，笑问：“那你自己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彩凤想说什么，却欲言又止起来。

小伙子忽然正色道：“姑娘，你可千万别打歪主意，好死不如歹活，别为了怕姓赵的来找麻烦，就想不开……”

彩凤赶快把话岔开，问道：“先生，请教你尊姓大名？”

小伙子并不隐瞒，坦然回答：“我叫叶飞龙，有的人叫我阿龙。”

“你在哪里得意？”彩凤在打听他的来龙去脉。

叶飞龙淡然一笑道：“我是刚从青浦来的，虽然来了不久，但已听说过龙海山，赵啸天这些人物了。”

“您来上海干嘛？”彩凤又问。

叶飞龙道：“我来为了找一个人……”

说时，他从短褂的口袋里，掏出張已褪色发黄的旧照片，递向彩凤，又道：“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，名字叫邵小英……”

彩凤接过照片，只见是个乡下姑娘打扮的少女，年纪仅十五六岁，模样儿长得很俊俏，摆出手捻垂在胸侧一条大辫子的姿态。

她不禁问道：“这位姑娘是您什么人？”

叶飞龙回答道：“她并不是我的什么人，而是在两年多以前，被人拐骗到上海来的，她哥哥曾经来上海找过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，也打听不出她的下落——”

彩凤“哦？”了一声，没有发问，颇感兴趣地继续听着。

叶飞龙接下去说出，邵小英的哥哥最近病得很重，情况非常的危险，想跟唯一相依为命的妹妹，见最后一面，所以把这件事托付了给他。

他只身来到上海，经过半月来的寻找，才探听出一点眉目，据他得到的消息，邵小英很可能已被卖身在风月场中，并且早已改名换姓。

可是，照片是三四年前拍摄的，何况一个乡下大姑娘，一旦进了大都市，必然已改头换面，整个面目全非了。

因此他这几天来，虽找了不少地方，向各大小销金窟打听，仍然毫无结果。

想不到今晚来到“牡丹庄”，却撞上了赵啸天这帮人，由于他挺身而出，以至双方大打出手，惹出一场意外的麻烦。

彩凤听毕，把两道柳眉一皱，道：“上海地方这么大，您恐怕不容易找到的，而且今晚……”

叶飞龙却充满信心地道：“只要她确实被拐骗到上海来了，我相信早晚一定能够把她找到！”

对于这点，彩凤倒不置可否，更不愿浇他的冷水。可是她已想到，赵三爷对今晚的事，绝不会轻易甘休，必然将采取报复行动。

赵啸天的手段狠毒，是在上海滩出了名的。他今晚既吃了亏，非但不会放过叶飞龙，甚至她，整个“牡丹庄”，也将遭到无可避免的报复。

叶飞龙只身来上海，孤掌难鸣，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暗算，遭到杀身之祸。

事由她起，这岂不等于是她害了叶飞龙？

而她更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

赵三爷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兴师问罪，到时候还会饶得了她？

即使大发慈悲，放她一条生路，也必将任意糟塌，拿她的清白身子出气吧！

念及于此，彩凤忽然鼓足勇气道：“叶先生，您可不可以帮我个忙？”

叶飞龙笑道：“你是不是怕姓赵的来找麻烦？不用怕，我自己去找他的！”

彩凤急道：“不，不是为这个……”

叶飞龙笑问：“那我能帮你什么忙？”

“我……”彩凤不禁面红耳赤，讷讷地说不出话了。

叶飞龙泰然笑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尽管直说吧，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，我绝对答应就是。”

彩凤瞥了他一眼，迟疑了片刻，终于硬着头皮道：“我，我情愿把清白的身子交给您……”

“我？”叶飞龙摇了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可惜我是个穷光蛋，付不出那么多钱，而且——”

彩凤接口道：“只要先别让金大娘知道就成了，事后如果她追究起来，我还有点私房钱，是平时客人赏的，大概存了百十块现大洋，可以全部给她……”

叶飞龙不置可否地道：“姑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彩凤凄然欲泣地道：“赵三爷绝不会放过我的，除非让他知道，我已不再是‘清倌人’了，使他对我没有兴趣，也许会死

心。我，我实在不甘心，把清白的身子给他糟塌，尤其是第一夜！”

叶飞龙面有难色道：“别的任何忙，我都可以帮你，可是这个忙……”

彩凤胀红了脸道：“叶先生，难道您跑到堂子里的事，就只为了替朋友找妹妹？”

叶飞龙被她问得一愣，表情尴尬地讷讷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正值窘迫万状，无言以对之际，突闻房外人声哗然，使叶飞龙与彩凤不禁暗自一惊，相顾愕然。

“我去看看！”叶飞龙说了一声，便抢步冲出房去。

管事的正好赶来，两个人几乎撞了个满怀。

“什么事？”叶飞龙急问。

管事的神色仓惶，气急败坏地道：“不好啦，赵三爷又带来了一大批人，在外面嚷着要您出去……”

“哦？”叶飞龙怒从心起，“他们还想来挨揍？！”

管事的紧张道：“刚才他们是空手来的，现在回去都带了家伙……”

叶飞龙怒哼一声道：“我倒要看看，他们带了家伙，跟没带家伙有什么分别！”

正待往外走去，彩凤已追出，急加劝阻：“叶先生，您千万别跟他们斗气，还是快从后门走吧。”

管事的急道：“不成，后门早被他们的人守住了。”

叶飞龙若无其事地笑道：“姑娘不必怕，他们来得正好，不然我今晚也准备找上门去的！”

彩凤犹待阻止，但叶飞龙置之不顾，急步冲向了前面去。

“叶先生……”她一面叫，一面急追。